

贝 姨

上 册

巴 尔 扎 克 著

傅 雷 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二年·北京

Honoré de Balzac
LA COUSINE BETTE

- 1) Edition CALMANN LEVY, MAISON QUENTIN, Paris, 1888 (illustrée).
- 2) Edition Flammarion, Paris.
- 3) Edition 'LES GRANDS MAÎTRES', Bordas, (Paris, 1948 (illustrée et annotée).

插图选自 Edition LOUIS CONARD, Paris, 1949
(全集本), Charles Huard绘图, Pierre Gusman木刻。

贝 姨 (共两册)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316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24 $\frac{1}{2}$ 插页 4

1951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82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印数 13,001—123,000

书号 10019·355 定价 1.95 元

譯者弁言

歐洲人所謂的 *cousin* (法文多一 *cousine* 指女性), 包括:

一、堂兄弟姊妹, 及其子女;

二、姑表、姨表、舅表的兄弟姊妹, 及其子女;

三、妻黨的堂兄弟姊妹, 及其子女; 妻黨的表兄弟姊妹, 及其子女;

四、夫黨的堂兄弟姊妹, 及其子女; 夫黨的表兄弟姊妹, 及其子女。

總之, 凡是與自己的父母同輩而非親兄弟姊妹的親屬, 一律稱為 *cousin*, 其最廣泛的範圍, 包括吾國所謂「一表三千里」的遠親。換言之, 我們認為輩分不同的親屬, 例如堂伯堂叔, 表伯表叔, 表姑丈表姑母等等, 在歐洲都以 *cousin* 相稱, 因為這些親屬雖與父母同輩, 但已是父母的 *cousin* 與 *cousine*, 故下一輩的人亦跟着稱為 *cousin* 與 *cousine*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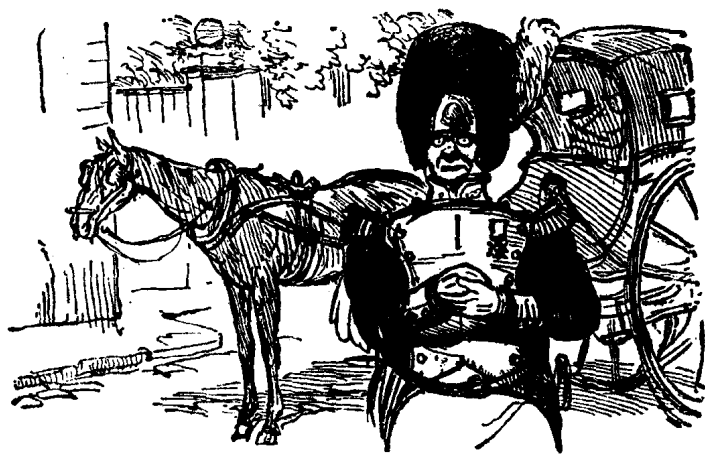
本書的主角貝德, 是于洛太太的堂妹, 在于洛先生應該是堂的小姨(另一方面是堂

姊夫)，對於于洛的子女應該是堂的姨母。但于洛夫婦稱貝德爲 cousine，貝德亦稱于洛夫婦爲 cousin 與 cousine；于洛的兒女稱貝德亦是 cousine，貝德稱他們亦是 cousin 與 cousine。甚至于洛家旁的親戚都跟了于洛一家稱貝德爲 Cousine Bette。而本書的書名也就是 Cousine Bette。

我們的習慣，只有平輩之間跟了小輩而叫長一輩（所謂三姑姑六婆婆就是這麼叫起來的），決沒有小輩把長輩叫低一輩的。西方習慣，稱爲 cousin 與 cousine 固並無長幼的暗示，但中文內除了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之外，就沒有一個稱呼，其範圍之廣泛能相當於 cousin 與 cousine 的。要找一個名詞，使書中的人物都能用來稱呼貝德，同時又能用作書名，既不違背書中的情節，又不致使中國讀者觀感不明的，譯者認爲唯有貝姨兩字，而不能採取一般的譯法譯作「從妹貝德」（從妹係古稱，習俗上口頭上從來不用）。對小姨子稱爲姨，對姨母稱爲姨，連自己的堂姊姊也順了丈夫孩子而稱爲姨，一般人也跟着稱姨，正是順理順章，跟原書 Cousine Bette 的用法完全相同。

貝

姨



“神气仿佛说：她是我的了！”

一
一八三八年七月中旬，一輛在巴黎街頭新流行的叫做喬爺的馬車，在大學街上走着，車上坐了一個中等身材的胖子，穿着國家禁衛軍上尉的制服。

在那般以風雅爲人詬病的巴黎人中間，居然有一些自以爲穿上軍服比便服不知要體面多少，並且認爲女人們目光淺陋，只消羽毛高聳的軍帽和全副武裝，便會給她們一個好印象。

這位第二軍團的上尉，眉宇之間流露出一派心滿意足的神氣，使他紅堂堂的皮色和着實肥胖的臉龐顯得更光彩。單憑這道靠買賣掙來的財富罩在退休的老闆們額上的金光，我們便可猜到他是個巴黎的得意人物，至少也是本區的助理區長之類。所以，像普

魯士人那樣鼓得老高的胸脯上，榮譽團的小紅絲帶是決計少不了的。趾高氣揚的坐在車廂的一角，這個佩帶勳飾的男子左顧右盼；巴黎的行人往往卽在這種情形之下遇到一些滿面春風的笑臉，其實那副笑臉是爲他心中的美人兒的。

爵爺到了狩獵街和蒲高涅街中間的一段，在一座大屋子門前停下；那是在附有花園的老屋子空地上新起的，老屋本身並沒改動，在去掉了一半的院子底上保持原狀。

只要看上尉下車時怎樣接受馬夫的侍候，便可知道他是五十開外的人了。有些顯而易見的笨重的舉動，像出生證一樣藏不了祕密。上尉把黃手套重新戴上右手，也不向門房問訊，逕自望屋子底層的石級走去，神氣彷彿是說：『她是我的了！』巴黎看門人的眼力是很高明的，凡是佩帶勳飾，穿着藍衣服^①，腳步沈重的人，他們決不阻攔；並且他們認得出有錢的人。

底層全部是于洛·特爾維男爵一家住的。男爵在共和政府時代當過後勤司令兼軍法官，在隊伍裏當過軍需總監，現任陸軍部某個極重要的署的署長，兼參議官，榮譽團二

等爵，其他銜名，不勝備載。

于洛男爵改用他的出生地特爾維做姓氏，以便和他的哥哥分別清楚。哥哥是有名的于洛將軍，前帝國禁衛軍上校，一八〇九年戰役之後受拿破侖冊封爲福士漢伯爵。這位長兄爲照顧兄弟起見，以父親那樣周密的心思，老早把他安插在軍事機關，後來由於弟兄兩人的勞績，男爵得到了拿破侖應有的賞識。從一八〇七年起，他已經是遠征西班牙大軍的軍需總監。

按過門鈴，民團上尉化盡氣力，想把他凸起的肚子牽動得前翻後捲的衣服恢復原狀。一個穿號衣的當差一看見他，馬上請進，這個威風十足的要人便跟着進去，僕人打開客廳的門通報道：

『克勒凡先生來了！』

一聽到這個名副其實的姓氏^①，一位高身量，黃頭髮，保養得很好的女子，喫了一驚

① 藍色是軍服上裝的顏色。

① Crevel 與 Crève 二字讀音相仿，前者是姓氏，後者是大胖子。

似的站起，急急忙忙對在旁刺繡的女兒說：

『奧當斯，好孩子，跟你貝姨到花園裏去吧。』

奧當斯·于洛小姐很文雅的對上尉行過禮，帶着一個老處女從玻璃門裏出去了。

那乾癟的老姑娘雖然比男爵夫人小五歲，看上去卻蒼老許多。

『那是關係你的親事呢』，貝姨附在甥女奧當斯耳邊說。男爵夫人打發她們時對她

隨隨便便的態度，她並沒有生氣。

這種不拘禮數的待遇，可以從她的衣著上得到解釋。

老處女穿一件葡萄乾顏色的毛料衣衫，裁剪和滾邊都是王政時代款式，一條挑繡領圍大概值得三法郎，一頂繫着舊緞帶結子的草帽，結子周圍鑲着草辮，像巴黎中央菜場上的女菜販戴的。看到那雙式樣明明是起碼皮匠做的金羊皮鞋，生客就不敢把貝姨當做主人的親戚招呼，因為她完全像一個做散工的女裁縫。可是老姑娘出去之前，照樣對克勒凡先生打一個親熱的招呼，克勒凡先生會心的點點頭，說：

『你明天來的吧，斐希小姐？』

『沒有外客嗎？』貝姨問。

『除了你，就是我幾個孩子。』

『那麼』，她回答說，『我一定去。』

民團上尉①對男爵夫人重新行了一個禮，說道：

『太太，我特來領教』，說話之間他向男爵夫人飛了一個眼風，活像去太丟拂的內地戲子，在博濟哀或哥當斯一類的城裏，以為非這樣的望一眼愛彌勒，就顯不出他角色的意義。②

『先生，請那邊坐吧，談正經事還是那兒比客廳好』，于洛太太一邊說一邊指着隔壁的一間房，從屋子的分配看來，那應當是打牌的房間。

① 當時的國家禁衛軍全由中產階級及工商界組成，故亦稱民團。

② 太丟拂為莫利哀喜劇中的主角，是一個騙子，想把奧麗的太太愛彌勒和她的女兒一齊騙上手。

和小房隔開一道薄薄的板壁，另有一間窗子臨着花園的上房。于洛太太讓克勒凡

等着，因為她覺得上房的窗和門應當關嚴，免得有人偷聽。她還鄭重其事的關上大客廳的玻璣門，順便對坐在花園底上舊亭子裏的女兒和貝姨微微一笑。回來，她敞開打牌間的門，以便有人進來，就可聽見大客廳的門聲。這樣來來往往的時候，沒有什麼旁觀的人在場，所以男爵夫人的心事全都擺明在臉上；要是有人看到她，一定會因她的慌亂而喫驚的。但她從客廳的大門走向打牌間時，臉上立刻掛起一道莫測高深的幕，那是所有的女子，連最爽直的在內，都會運用自如的。

她這些準備工作看起來真是古怪得很。那時，上尉正在打量小客廳裏的傢具陳設。本是紅色的綢窗帘，給太陽曬成了紫色，縐欄快要磨破，地毯的顏色已經褪盡，傢具上的金漆已經剝落完了，佈滿污點的花綢面子露出大塊的經緯；看到這些，暴發商人平板的臉上，天真地流露出先是鄙夷，再是自滿，而後是希望的表情。他照着帝國式舊座鐘上面的鏡子，把自己上上下下的端相一番，忽然一陣子衣衫悉索的聲音報告男爵夫人來

了，於是他立刻擺好姿勢。

男爵夫人揀了一張卅年前當然很漂亮的小雙人沙發坐下，讓客人坐在一張靠手盡頭雕着斯芬克斯的頭、大片的漆已經剝落而露出白木的靠椅上。

『太太，你這樣的防範周密，倒很像招待一個……』

『招待一個情人是不是？』她截住了他的話。

『這樣說還差點兒勁』，他把右手放在心口，眨巴着眼睛，那神氣在一個冷靜的女子看來是永遠要發笑的，『情人！情人！應當說魂靈出竅的情人……』

『聽我說，克勒凡先生』，男爵夫人一股正經勁兒使她笑也笑不上來，『我知道你今年五十，比于洛小十歲；可是在我的年紀，一個女人再要胡鬧，必需有些特殊的理由，不是爲了美貌，便是爲了年輕，爲了名望，爲了功蹟，爲了一點子冲昏我們的頭腦，使我們忘掉一切，甚至忘掉我們年紀的煊赫的光華。你雖然有五萬法郎的收入，你的年齡也把你的財富抵銷了；女人認爲必不可少的條件，你一樣也沒有……』

『有愛情還不成嗎？』他站起身來向前走了一步，『而且那愛情……』

『不，先生，那是你死心眼兒！』男爵夫人打斷了他的話，不讓他老是無聊。

『對啊，就是愛情的死心眼兒呀，並且還不止這一點，還有權利……』

『權利？』于洛太太嚷道。她又是鄙薄，又是輕蔑，又是憤慨。『得了吧，這一套說下去是沒得完的；我請你來，也不是舊話重提，要談當初使你這位至親不能上門的那回事……』

『我倒以為……』

『又來了！先生，我能這樣輕鬆的，滿不在乎的提到愛人，愛情，那些使女人最爲難的題目，你難道還看不出我完全把得住自己嗎？我甚至毫無顧忌，不怕跟你兩人關在這間屋裏。沒有把握的女人會這樣嗎？你明明知道我爲什麼請你來！……』

『不知道，太太』，克勒凡扮起一副冰冷的臉，抿緊了嘴，重新擺好姿勢。

『好吧，我的話不會多，省得彼此多受罪』，男爵夫人望着克勒凡說。

克勒凡帶着譏諷意味行了個禮。這一下，內行人就可看出他從前當過跑街的氣派。

『我們的兒子娶了你的女兒……』

『怎麼，還要重新來過嗎？』克勒凡說。

『那我怕這頭親事不會成功的了』，男爵夫人很快當的回答。『可是你也沒有什麼好抱怨。我的兒子不但是巴黎第一流的律師，並且已經當了一年議員，在國會裏初期的表現相當精彩，不久就有當部長的希望。維多冷做過兩次重要法案的報告員，要是他願意，他早已做上高等法院的首席檢察官。所以，倘使你的意思是說你攬上了一個沒有財產的女婿……』

『哼，一個要我維持的女婿』，克勒凡回答，『我覺得這個比沒有財產更糟，太太。我給女兒的五十萬法郎陪嫁，二十萬天知道花到哪兒去了……令郎拿去還債，把屋子裝扮得金碧輝煌，——一所五十萬法郎的房子，收入還不到一萬五，因為他自己住了最好的一部份；他還欠二十六萬法郎的屋價……收來的房租只夠付屋價的利息。今年我給了

女兒兩萬法郎，她纔敷衍過去。我女婿當律師的收入一年有三萬，哎，聽說他爲了國會倒不在乎業務了……』

『先生，這些仍不過是閒文，只能岔開我們的本題。總括一句，倘使我兒子當了部長，給你的榮譽團勳章晉一級，再給你弄一個巴黎市政府參議，那麼，像你這樣花粉商出身的人也沒有什麼好抱怨的了……』

『啊！太太，提到這個來了。對，我是做小買賣的，開舖子的，賣杏仁餅，葡萄牙香水，跟頭痛油的，我應當覺得很榮幸，把獨養女兒攀上了于洛·特爾維男爵的公子，小女將來是男爵夫人呀。這是攝政王派，路易十五派，宮廷派！好極……我喜歡賽萊斯丁納，就像人家喜歡一個獨養女兒一樣，因爲我疼她，因爲連兄弟姊妹都不想給她添一個，所以雖是在巴黎鱗居多麼不方便，（而且在我年富力強的時候，太太！）我照樣忍受；可是請你明白，儘管我溺愛女兒，我卻不肯爲了你的兒子動搖我的產業，在我做過買賣的人看來，他的用度有些不清不楚……』

『先生，在商務部裏，眼前就有一位包比諾先生，從前在龍巴街上開藥材舖的……』

『是我的老朋友啊，太太！……』退休的花粉商說：『因為我，賽萊斯丁·克勒凡，本是賽查·皮洛多老頭手下的大夥計，他的舖子是我盤下的；皮洛多是包比諾的丈人，包比諾當時在店裏不過是個小夥計，而這些還是他跟我提的，因為他，說句公平話，對有身家的人，對一年有六萬法郎進款的人並不驕傲。』

『那末先生，可見你稱為攝政王派的觀念已經過時了，現在大家看人只看他本身的價值；你把女兒嫁給我的兒子也是為此……』

『你纔不知道那頭親事是怎麼成功的呢！……』克勒凡大聲說道。『啊！單身漢的生活真是該死！要不是我生活亂七八糟，今天賽萊斯丁納早已做上包比諾子爵夫人了！』

『告訴你，既成事實不用提了』，男爵夫人斬釘截鐵的說。『我要談的是我氣不過你那種古怪的行爲。小女奧當斯的親事是可以成功的，那完全操在你手裏，我以為你寬宏大量，以為你對一個心中只有丈夫沒有別人的女子，一定會主持公道，以為你能夠體諒』